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  
八人皆前進士官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  
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藍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  
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万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  
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鍾磬聲出乎  
翠微之端盖天衣寺也十峯堆秀双澗涵碧朝陽法華  
二峯尤蒼然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  
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



身普賢飛未銅像蕭梁衣鉢双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  
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  
幸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  
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  
人豈若吾侪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幸白飛觴唱  
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  
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  
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恠其  
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  
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  
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  
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  
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為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纒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竒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  
竒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既開驪駒在門  
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且贈之至若清白且處  
已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竒素志而  
優為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  
奉旨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  
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竒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  
嘉王某序

送葉秀才序

吾鄉誼理之李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  
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  
子之自得以詔後李士子群居李校戰藝場屋筆橫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  
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李為道小  
人之李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  
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李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  
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古人之李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  
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  
將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仰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季也處和早喪  
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  
於所季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賦求贈言以行  
吾謂生之季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  
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  
言行而祿在其中脩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  
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  
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

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  
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  
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  
韓子舐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國朝四葉文  
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  
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  
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  
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頴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  
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  
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



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欤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  
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  
文政鄱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  
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搢紳之  
面而辱甚市朝之捷則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  
於張唐英所撰

仁宗政要甚歎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  
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  
顧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  
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  
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

在凜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  
嘉祐間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  
為首求其遺文則郡與李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  
書與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蔣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鋟板  
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一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  
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  
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為最全且屬予序之子曰端  
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道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  
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為主  
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為蹇諤之臣出則為



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李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  
之浩然則發而為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  
月永嘉王其叙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子同年也文翰  
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李仲默詩

仲默子姑之子也與子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  
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  
皜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  
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以失之至隆興甲

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  
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  
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  
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攄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孰  
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  
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  
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  
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  
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溫公帖

溫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國於太山



之安今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  
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觀宣仁所問  
溫公所對可謂各盡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  
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  
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讎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

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  
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今後世不謂我宋無人  
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  
事歸矣然於邦衡詆為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  
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曆四賢今見  
兩之句茲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  
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  
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  
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  
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虜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  
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疢寡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  
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凜然可與睢陽二公同  
稱烈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子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  
兩見之于双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子  
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  
才以夷仲為稱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  
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雲  
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  
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  
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鄒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



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二有凌雲氣宜  
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  
亂日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卿自謂也  
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  
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李者所共尊仰其恨不識之吾鄉  
陳君開祖以李問文采受知於公為最厚其子出示手  
帖二十紙凜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  
携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李蕪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已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入爭宝之有集曰潛澗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橫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刊  
于泮宮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



尺張翰墨妙天下其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雲川得  
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  
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  
其所答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鬼錄真既不獲瞻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  
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刊於  
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  
書于泉南郡齋

曰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永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名  
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筭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歛之  
臣尔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  
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胄目腎則不可以視腸胄秘則不  
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  
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  
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  
餘田又高海文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



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水  
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  
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  
受其利博矣久矣至 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  
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總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為田四  
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貴州縣使復田為湖  
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  
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為田蓋七百  
餘頃而湖侵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  
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為州內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  
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  
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  
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蓋二千三百餘  
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  
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  
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  
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  
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  
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  
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  
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  
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



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  
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  
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  
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  
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  
而病矣使湖及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  
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  
也况他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  
田皆化為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  
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  
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

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  
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  
有漂庐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  
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  
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  
何此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  
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  
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  
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率也非昔之守令皆賢  
也蓋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為善也易尔比年  
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



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蓋禮義生於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所以異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義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欠失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為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三大難搖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強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搖於異議一難也昔



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伯玉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况與至大之役有不賞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今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遂迂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與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浮

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益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况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既復而民利與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



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及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固未能率三百五十里之內而盡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

牌內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雇工與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竄越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選以歲月之久有久與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搖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率主管之職如勸農李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任昔常提率鑑湖事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同也蓋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



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及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杜杞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苟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

濬田杜杞之內者又皆有法矣張伯玉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玉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以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其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  
不易而斷為允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  
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  
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  
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  
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  
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  
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  
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

天下幾乎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

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  
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群  
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轉樞  
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共惟

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茲醜虜尚敢不恭  
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  
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  
人之悞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  
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  
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



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剛敵  
倦之患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群試春官蓋得言  
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  
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贊 雄斷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  
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  
急不可不兼宗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  
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国人才乎抑掌  
即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  
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剛敵之志  
者亦節義與東鄰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空朝

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国人才固多矣傑然乎  
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  
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  
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  
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克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  
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  
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荊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  
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  
謂三国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 祖宗之世人才輩  
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国為遠過自艱難以來  
不惟無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已幾視兩漢三国為





原件短缺



有媿主上，席求賢昔回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庶前史并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證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

情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蓋君子獨立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一用君子群小人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人群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



之毀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  
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州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  
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栖楚之黨  
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  
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  
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  
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  
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  
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  
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關  
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

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  
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  
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  
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  
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  
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  
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  
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詔絳與崔群等搜次  
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頹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夫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內任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啓之嘗欲相絳官者世突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瓘而用絳不疑嘗威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故逆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謹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瓘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鏞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沒魯有內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史克作駟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駟以頌之能修泮宮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七宇作門宮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實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曰頌仲尼刪詩而有取焉者蓋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許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

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僖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威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田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閔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今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一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

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已而所樂在內初不恤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沒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闔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顏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

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已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



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衆人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為北辰非矣

梅溪先生後集 第二十七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祝文

饒州謁顏范祠文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歸其盥竊郡符獲瞻祠像大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文忠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夔州詩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迹遐不隨九夷而欲居  
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  
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躬達豈一文翁能化之  
耶某一介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  
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如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  
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歆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思  
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  
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平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  
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與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  
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漫遠陳宇莫治某來  
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蔽未觀八陣細讀  
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不志書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  
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  
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  
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  
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  
苟有関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  
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  
蕭條乃昌其詩天歆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墳應  
麓流落劔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夢詩史有堂  
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鶴詞忠  
不忘君先生是思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宮之南侯有祠焉蓋昔與先主控扼  
吳魏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食宜矣然面貌不稱非所  
以崇明祀也某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榜其坊

曰卧龍擇日之吉帥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諸廟祈雨文

茲者七月不雨禱祈未應神廟食于此其可坐視而不  
救乎油然雲沛然雨在神呼吸間也宜速効職毋作神  
羞

諸廟謝雨文

茲因不雨是用禱于神祇且責其坐視不救而戒其速  
宜効職果不踰時沛然下雨神亦可謂靈矣有德必報  
其何敢忘

湖州謁文宣廟文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顏猶苦之再軼絕塵設教以中善



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  
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為守臣方以政學焉能  
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  
孝為政勿欺事君願與諸生同書諸紳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  
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鏤畫某昔守雷易今來雲  
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  
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咸不及湖眷言此邦如  
泗與洙弟子說說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  
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  
模國朝之治効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于泮  
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  
官既有守悵莫能俱恭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  
也則亡

泉州謁文宣王廟文

某以諸生入仕學實未優達不如賜藝不如求可使治  
賦又不如由屢結郡章了無一善泉南鉅藩誤膺  
帝選學道愛人願如言偃益以無倦不敢不勉若夫美  
化易俗則在泮宮言采芹藻竊效僖公願與諸生名



是宗庶使無訟有君子風

韓魏公祠奉安祝文

嗚呼岳瀆之竒實生聖賢崧高甫申尼丘文宣或生他邦必嘉山川李居江東蜀生謫仙我宋名世之士三而皆生于異郡焉溫公家陝右而生于光文忠家江西而生于緜人知忠獻公之為相人也而不知其乃生于泉蛭壇明山齋淪清源氣如洛陽公得其全有異人者知其祥有吉夢者開其先香名一呼瑞日在天勳業三朝高視無前社稷之臣無以加伊周之美因敢專然公所至之邦皆有祠吳獨始生之地而闕然景德遠今百五十年泉人思公亦非不虔采其謚以名堂慕其風

而欲傳飲清泉兮有懷薦一掬兮無緣州宅之東雲樹之邊喬木一林古屋數椽即焉以祠繚之以垣龍章鳳姿彌躬戴蟬人皆曰我魏公也莫不喜歎而駢肩然公勦勒鼎彝名光簡編食配清朝貌法凌煙亦奚用乎州郡之祀盖聊以慰邦人之惓惓

諸廟祈雨文

前日不雨有請于神三日而應繫神之仁今又不雨其誰之咎灾不自作罪在郡守守固有罪斯民何辜曰雨而雨在神呼吸山川出雲沛為膏澤不作神羞吏亦逃責

韓魏公祠祈雨文



惟公生為我 宋之元勳死為紫府之真人育于泉南  
必念斯民泉人愛公祠象一新穎以嘉祐治平之霖雨  
沛然一洗千里旱暵之塵

韓魏公祠謝雨文

連月不雨靡神不宗禱而不應有請于公不數日間膏  
澤遂通龍神社鬼孰敢爭功願終其惠時和歲豐永俾  
邦人廟貌是崇

諸廟謝雨文

旱魃為虐且誰之尤守臣失職惟神是求久而莫應卒  
秀不收得之桑榆有事而疇播厥百穀庶幾有秋繫神  
之德何敢不酬雨尚未足民猶有憂願終其惠毋作神

羞

諸寺謝雨文

佛有因而佛有緣非誠莫之感動星好風而星好雨當  
春乃能發生守臣繇涼薄而致災大覺以慈悲而垂憫  
俯徇群情之禱沛為千里之霖小麥青而大麥黃雖云  
不救低田流而高田水其必有秋已大慰雲霓之心何  
敢忘香火之報

謝蔡真人文

師帥非賢幾三時而不雨真仙是禱亘千里以為霖勞  
法駕之久臨慰群情之虔禱無德不報孰云香火之無  
功式邁其歸益覺煙霞之有耀



辭文宣王廟文

某以天子命來守是邦維期暨望敬鑒不容考將再書治無可紀有負吾君亦負夫子茲又承命易郡丹丘道無南北何莫不由居敬之簡學道之愛雖曰不敏其何敢怠代者將至行矣有期靡神不告况我聖師耽耽儒宮濟濟冠履采藻而游酌泉而去

辭韓魏公祠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畧無治効惟復公之堂立公之祠庶幾小補於風教茲者易郡丹丘祠有日矣敢不請違于像貌願以公之事君公之治民者是則是效且使泉人登其堂拜其像莫不起忠起孝

辭諸廟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治無述焉宜神之所不福也然千里之內無盜賊干戈疾疫之苗者豈非神之賜耶今易命丹丘行有日矣不敢告

祈雨疏

旱不自作端繇郡政之荒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閔月屬流火時逢亢陽百穀不得其生群黎無以為命咸切望霓之志輒殫請禱之誠閉諸陽而縱諸陰媿乏董生之術油然雲而沛然雨頽興宋國之苗

謝雨疏

旱魃為虐千里起望霓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



道茲因七月之不雨仰祈三日之為霖遂於俄尔之間  
忽下沛然之澤一洗煩暑勃興槁苗天自天而人自人  
理若難感暘曰暘而雨曰雨恩何可忘

祭文

祭六姑文

嗟我先子同氣六人殘月孤星僅存者三白髮蒼顏姑  
為寡尊不見祖考典刑常存念姑平生無憾可言為婦  
而順為母而仁享年而德享富而安婚姻早畢男女具  
全壽幾八齡目見重孫姑於五福亦庶幾焉某等闔門  
百指辱姑厚恩既喪怙恃惟姑是親疇昔登堂歡笑滿  
顏撫我卹我如父母存姑今云亡我將疇依惟姑是思  
亦父母是思嗚呼哀哉

祭八姊文

哀哀父母有子六人姊寂居長孝愛慈仁鞠育同氣甘  
旨養親以奉窀穸以畢婚姻姊力為多曷報恩勤嗚呼  
哀哉于婦慶門奉姑與姒宜其室家亦既有子男遽早  
世女繼而死淚落已盡哭猶未止病在膏肓竟成不起  
嗚呼哀哉某等早喪怙恃惟姊是依姊今云亡曷勝其  
悲姊有良人後事可屬二女有婦半子可托鍾愛幼見  
如出其腹儻免水火祭祀有續地下從姑姊宜瞑目惟  
我同胞恩深義篤一觴奠訣血淚同沃

又代聞詩



聞詩天屬為姪門闌為婿蒙恩最深再以女妻登門之始夫人在疾藥物獲嘗顏色婁倏尚期痊復歲月承顏云胡不幸緣淺福慳百日之間來往數四遽驚疾革倉遑來視口不能語手猶撫摩遺言不聞銜恨實多夫人於女最所鍾愛善視以報斯言不昧

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讐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杯宣室興思蒼生望起雖曰閉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心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比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勸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旣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勛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群朝聚詈公欲恢復指為生事公欲禦戎斬為兇戲公欲養兵詆為安費公欲進賢



目為朋比公得人心公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  
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基度無顯公豈獨  
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虜惧公死虜肆虜方陸  
梁國若旂贊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蒼者天胡不憖遺  
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湧然墮淚

祭魯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  
究設施堂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應事  
四朝始終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淡莫  
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胡馬飲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  
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鏃不施邊烽自息宗

社以寧絜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獨  
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未  
寧羽書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  
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歆有為百未一遂彼蒼蒼者天胡  
不憖遺變生俄頃什于奏事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  
哀哉某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覩靈輻致真  
遣僚寫心以詞為天下慟豈曰其私

祭何提刑文

惟公學繼橫渠心傳無盡詞有根柢行有畦畛蜀道知  
雲關中曾閱文章淵家卷軸連軫四朝耆舊多士標準  
不染腥羶寧避鷹隼流落九疑從蝦蛭蟻太上攬權材



收杞箇公起自南玉出于韞使節屢馳大藩頻尹所臨  
有聲未究所蘊元老登朝首加薦引對揚宣王上嘉忠  
蓋誰乎沮之不班玉筍祥刑江左庶玉惟允我濫把麾  
情親迹近愛君憂國語必同憤擬學史魚諫諍而殞詩  
壇獲陪雕琢肝腎公將風騷我嚴鞮鞞波瀾何濶聲律  
殊謹筆陣縱橫詞鋒捷敏鉅鐘微撞邊幅漸窘韓拜孟  
郊龐怯孫臏有瑕必指忠告無隱錐板以傳託公不泯  
軫車行部疏獄發困王命有嚴何敢不覬送以短篇勸  
以良醞詩簡往來如白與稹脩遠倦遊歸約尤緊忽斷  
書問風傳疾疢計音遽至道路驚愍聚散如夢榮枯同  
菌失此老成痛何能忍真不撫棺有涕徒隕

祭戴履道文

嗚呼繫我與君生于溫江同郡異邑邂逅無從我守番  
陽君丞外邑聯事暮年莫克會集君之文行著在鄉評  
及其居官益有美聲鄉人仕饒不過三四不見君子心  
焉孔瘁惟是面目見于尺書亦有詩篇不鄙寄予四月  
之暮聞君在疾倉皇遣醫竟莫之救人孰無死君尤可  
悲九十之親誰侍以歸松楸故鄉道路悠遠歸君之喪  
何敢不勉我有官守往弔莫違遺奠一觴潸然涕滂

祭賈府君文

嗚呼吾鄉之賈實為慶門玉樹芝蘭多賢弟昆鄉校賢  
關藹然有聞曉月晨星于今幾存公之為人重厚寡言



有長者風薄俗可敦天厚其報富壽兩全亦既有子亦  
既抱孫婚嫁已畢放懷丘園胡不百年遽歸九原某爰  
自幼學荷公厚恩公色素嚴為我而溫妻以兄子遂成  
世婚遠宦夔門聞訃莫奔馳萬里書奠以一樽

祭馮少卿文

嗟嗟負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抱濟世之才  
而以才見忌懷許國之忠而以忠見疑誠足以泣三軍  
之衆而不弭浮言之謗節不變於臨天難之際而不免  
於鬼物之欺初為賈生之逐卒抱屈原之悲嗟嗟負仲  
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庚辰道山才盛一時我  
我游其間辱君厚知義均弟兄間言莫移憂時論事肝  
膽同披聖德有容雷霆霽威奏藁具存驗若著龜我既  
去國君車亦馳三年之間暫合復離君佐戎幕身歷艱  
危我官柏臺自効而歸聞君之罷有識嗟咨讒鋒方熾  
公論誰持我赴番易君書遠貽手墨未乾人事遽非驚  
聞訃音哭之以詩君喪還普我來守夔官守有拘往弟  
無期遣問窳窳寫心以詞西首一慟非君而誰

祭周運使文

惟公西蜀之英秀發自幼擢桂禮闈蜚聲文囿學有根  
蒂行無瑕玷施了有政名實相副製錦分符霸遂恭茂  
帝念巴蜀民貧俗陋命公持節往安而富暨尔同僚講  
明利疚歲丁飢饉廩發糧糗羨餘不獻偃折是究民逋



十萬悉蠲其舊預備凶荒廣糴以救舟車日通商賈咸  
湊錢雖不流德亦云厚馬運病民協力敷奏撫事興歎  
憂國成瘦亦有知己行將結綬亦既踐揚宜在左右天  
胡不仁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某遙自東南一麾來守非  
仁是依曷免罪咎日陪談笑屢飲醇酎有唱斯和無恙  
不叩蓮方共賞菊約同嗅公忽微恙我頻來候藥物甚  
良變故何驟堂登繡衣溘焉在柩死生常理如夜與晝  
公心了然寧校先後惟賢可惜歎見難又真以一觴老  
淚盈袖嗚呼哀哉

祭杜殿院文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神祖紹興辛巳親

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強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  
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莫類是與公如獬廌邪佞是  
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鍊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  
掎尅軍旅孰戚而橫攘敘編戶孰醫而幸官高賞鉅孰  
託官市敢通北賈孰為樞臣將命是拒孰為民賊孰為  
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汙我白簡宜即刀斧言無不  
行中外鼓舞曰真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既塞力求外補  
五馬來歸壯哉出處惠斂一州治寂西土至今邦人咸  
曰杜母某往遊道山辱聯步武友得直諒誨聞規矩公  
遷柏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覲面目遙馳  
肺腑不見君子五隔寒暑夙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宜



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喪棺未違掛  
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遙執紼伊祖遺奠一觴老  
淚如雨

祭令人文

嗚呼子婦我家今三十年逮事舅姑既孝且賢我有弟  
妹未畢姻媿子能慨然奩具悉捐我事筆硯半生迤邐  
晚粗有成子之助焉婦人妬忌往往皆然子能有容乞  
人所難婦人於財見則垂涎子獨不貪素無金鈿為歎  
育女喜兒讓官婚嫁粗畢不以財論母言仕宦清白為  
先俸祿之外勿取一錢身為命婦績紉是專勤儉之風  
鄉間所傳我仕于朝頻年外迂同涉險難萬里言旋方  
還故鄉忽又得泉到官月餘老病相纏深為尔憂廢食  
與眠孰謂一朝舍我而先變生倉卒哀哉上天死生常  
理我固曉然痛不能忘子實可憐長子愛女不在眼前  
去無一語抱恨銜冤我今抗章乞骸歸田以尔喪還祔  
姑之阡子可無憾瞑目九原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蜚英月評蕭洒宗之風  
流長卿壯遊上庠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覃恩  
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  
登宜在館閣盍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  
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有來不寒前盟賓主俱病相



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  
踰月兩蒙寄聲報續方遣計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  
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後事是營暑雖孔熾喪不可停  
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賻遺真声吞涕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說  
說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声蜚槐市蔚為上游壘壘  
十年一第始收遠官涓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  
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掾南昌  
需次家食胡為一疾遂至於革上相知已諸公薦賢命  
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  
未畢子可無憾有鶴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  
間光豔遺跡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別曾未踰年  
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歎惜遺真一觴老  
淚遙滴

祭王尚書文

惟公天賦厚德時稱吉人學為君子之儒性得仁者之  
靜蘊發溪之秀氣蚤折桂枝大京地之家声榮持荷橐  
以詞臣而為岳牧嘗聽履而上星辰身居八座而德愈  
謙光治著六州而人懷惠愛奉真祠之香火養暮景之  
年齡民所具瞻行起三朝之舊天下勅遺遽驚一老之  
亡某昔以鮒生叨依蓮幕雖茂贊黃堂之畫然最蒙青



眼之知假道東歸方飲楚元之醴酒分符南牧忽聞杜  
尹之計音邦家興殄瘁之憂主上失注想之待走書千  
里致奠一觴難忘在耳之言徒隕銜恩之涕

祭潮州王尚書文

惟公性稟南方君子之強蔽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  
策遇 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  
將潛心稽古得聖行歲於易春秋尤其所長 帝初攬  
權思用忠良貳我成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  
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 主上龍飛  
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  
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著龜去有芳香公雖在外

上念不忘入司喉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臧倉如  
毀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賜不減剛婦老于家天相  
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婁盍婦手  
來弼諧贊裏天不憖遺哀哉遽亡某以諸生受知上座  
竊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  
曰兩王鼠豈虎偶葭依玉躬把麾泉南稍近門墻敬雖  
獲修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  
梁如體無骨四支曷彊為國惜賢潸然涕滂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文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  
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



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謝賦賈論是策声蜚廣場筆  
掃勅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  
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睨前輩隸業太學君居我  
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  
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  
為一疾遽然不起命壓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  
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盛觴豆迭  
我坡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孰知計音中途  
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  
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游零落可痛  
我老君死云胡不勸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周承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為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  
年予為東諸侯客周自婺女來訪焉不見蓋五年矣予  
再仕再去國周官游歸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承奉公  
之訃來告又以三山林君岳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  
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嘗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  
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身任家事不私  
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為難教子姪尤力子



懋律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毋怠而修懋遵誨教不  
懈益廛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妖憲踵與薦書鄉人祭  
之懋教授邵武侍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  
君溫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  
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 天子上天子嗣位轉承奉  
官及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 天子嗣位轉承奉  
郎人謂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  
一以十月乙酉葬于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  
同年生賢淵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婦  
進士樓世南揚異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州獻仲熊孫女  
一人長許嫁何 次尚幼公姿魁頌為人質直通曉世  
務衍於財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  
歉而艱食者棄逋負廣津梁崇糶氏以植福為尤多勞  
於治生而能自佚於谿山杖屨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  
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  
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為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  
壺也形骸涕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自與窮達榮悴  
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真邪妄邪吾於公不怛化之際  
竊有取焉銘曰

周出於姬 實為著姓 烏傷一門 蔚有餘慶  
公於孝友 匪習而性 必謂之學 是亦為政  
天報以子 且及其身 子蜚今名 身亦逢辰



化不吾怛 婦復其真 斲石銘幽 以詔後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七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胃臆不瑯  
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鄉今  
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  
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舍人何公又其  
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曾祖某祖某皆  
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  
穎異眉宇秀整頰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嘗  
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  
秀州司戶叅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

所刪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  
登瀛皆極選公翔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  
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飢公攝郡事發廩以濟  
有以專輒諫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為粥以待于  
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飢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奏氏盜  
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  
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洶洶  
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  
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銜之臺諫承風摺  
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慶州公以才進譽



藉甚自樞屬攝後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  
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賀無幾微愠色君子謂  
其得大雅之明哲太守某聞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既深  
厭職剔蠹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  
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巨計除浙東叅議官改提舉湖  
北常平茶監事湖北產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群至  
數以千百相挺為盜材落間戶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  
司謀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販者  
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遠王都吏橫而肆訟謀紛委  
率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  
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

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携扶填擁至不得  
有然香于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于  
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類省試有請  
託暗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清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充  
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內外嚴密纖介不通前弊盡革時  
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魏科廟學歲久而壞像貌  
黝剝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負頌之者以比文翁除  
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重囚  
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鞠之情得乃縣吏受賕釋其  
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祿雖枉法而罪不重故  
獄多寃濫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祿朝廷從之大足尉



利盜賊殺匿者以減口而以病死聞公裴而詰之尉  
色動猝赴獄果自伏人以為神明監司歲薦舉劫於有  
力不得如已志公獨記姓名壁間疏臧否于下有狀不  
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  
使再監額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  
患臂弱至是寢劓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  
三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為  
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善諧諠然未嘗忤  
物儉於自奉弊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兩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為使者每謝  
卻厨傳吏以例冊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為專

以愛民為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  
趙公鼎叅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  
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既忤權臣迹踈遠  
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  
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  
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  
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  
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  
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清峻道麗雖倉猝應用  
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  
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今姓嫁楊氏



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丘氏故左司  
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卒  
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某東里鏞皆  
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吹臺鄉西山瑞鹿院  
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閩五適為帥  
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鄉  
為晚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子始通書自蜀  
名還迓于江許公驚曰吾以子為尚年少乃爾老邪一  
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解某傳之夔學酌酒郡齋  
講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為世俗祝願子得詞早還故鄉  
某感其言餞于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閩某弔于其家  
諸孤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其  
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館鏹為己為人皆自出  
致身事君恥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藝達  
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輓輓君命名還已白髮  
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哉遽嬰疾  
死生晝夜貫以一沒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叅政王  
公為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  
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掃於正如昌黎



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為時聞人其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過稠人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于黃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摠衣趨隅二紀于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邪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廼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唐開元中旅游漢沔間

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迂於公為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象贈朝奉郎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叅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閭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為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笞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恨仲兄復



於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為君償逋耳卒婦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為賊藁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

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笨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



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聞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畜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平宮傳其季也為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于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地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

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為法定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已出宮傳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傳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謹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為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為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



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官傳遺之詩有利名場裏待清謹  
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  
甚跣而尋山以奠足為跣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  
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  
應副有勞及談八寶赦恩索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  
踰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  
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  
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  
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後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邪公不為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  
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為司兵

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太府諸  
司皆在爭以事諉公目為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  
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憲攝之又  
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  
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畧於是方  
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  
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  
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  
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  
錯襟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  
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



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  
薨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為人淳質任真不事表襮遇  
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  
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內察  
而造朝也盛章為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挾  
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  
積以為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  
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  
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婦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  
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  
祿驅車向金關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恋陶令瓶無粟

知者以為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闔  
李孝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  
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俸徽州  
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園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  
匿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  
留以為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  
二聖既入虜管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  
涕而出曰始以為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  
見者皆為驚悚篤於風義其糲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  
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  
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為布衣時



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珎皆未仕而卒之望即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秀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鐸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未仕孫女

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弼曾孫淙濩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十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幾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為時重臣初官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機流澤燾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

自閩徙杭

有唐開元

始家于襄

至無怨公

植德好誼

善積名成

如漢伏氏

官傳遵之

不懈有加

慶鍾少保

進士起家



小試墨曹 活人惟死 攝官大府 政聲有偉  
匪人不耐 偽命不汚 凜然節義 可激懦夫  
天齋其年 志不克究 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  
果生人傑 早蜚大聲 模範太學 作新諸生  
勤勞于外 治最荆蜀 帝曰來歸 資尔啓沃  
遷司言責 入贊政機 密疏輸忠 而人不知  
惟帝知之 大藩是界 不令而行 德威惟畏  
帝念老成 行將相之 先世之衰 奚止於斯  
龜山之原 小黃之口 紀德豐碑 有同峴首

杜陵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忠不忘君自比稷卨卒窮以死

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  
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禧宗時為諫官禮生  
詳詳生晏景福中為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  
諫顯為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華老字起華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  
母某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  
川禁蘇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宥渠守石翼以師  
禮致之遂自眉徙焉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  
不赴 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  
益衆秦檜死魏公良臣叅大政公疏天下利病上之良  
臣薦于上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明年秋七月有星彗



于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為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寢遷勅令所刪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迂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虜欲敗盟疆場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議吏皆拱手公輒引古誼從容裁度大歛前一曰宰相遽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罕

相行事主議者力甚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上立為建王討論典禮尤備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主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關吏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訢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逆亮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計請准漢地索大臣上決策親征公奏疏贊其決謂虜欺天背盟政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早莫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同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志銘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  
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歛惠一同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  
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  
有潛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為著姓世衍於財至  
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  
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鼈  
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州父奉議祖向授  
徒于家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為稱首識者謂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州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嵎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奉州  
如皋今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今 天子即位覃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暮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  
鄉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  
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為政務循良  
飾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  
里有泉可釀甬水致諸務歲婁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  
石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絲棼遇惡少為儕務奪掠  
比至嚴下令皆訾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  
為功嵎人至今德之如皋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弥望  
皆葦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餘數萬畝流亡復集



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惧其  
不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于省部行李即塗老  
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  
事有誣告強劫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  
情悉縱之按誣者頃之憲臺來詰公不咎攝者或勸直  
之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  
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  
水害稼被檄檢傷故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猶十  
一請于朝得 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廩以濟全活者  
衆民無資以耕貸于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  
歲遂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

財以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  
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准  
也將薦公于朝會罷乃已公美須髯風度尤不淺自謂  
平生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懽衆方紛然有所談議  
公若不能言者喜愠不形人莫得而親踈有忤已者怡  
然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  
解衣指困色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  
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敕具即事唱酬日以為常工文詞  
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為  
人母瞿氏以太后八帙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  
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二人儼价儀咸



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賈俱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真如之原求某誌其墓某少與公為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某猶困場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何乃自棄邪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田舍法進公之力也某赴番易公餞別于道逮至夔書問不絕且約會老于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

溫其如玉

醞藉而文

琢磨以學

施于有政

不猛而循

愛遺四邑

活及萬人

婁郝以來

世稀長者

吾鄉有評

公其人也

天厚其德

胡嗇其言

志不克究

有子以傳

真如之原

歸從先子

陵谷有遷

德名不圯

今人擴誌

令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于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于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功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六年九月乙酉葬于左原白岩耐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二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



男孫二人阿夔阿閩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其誌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梅溪先生文集後序  
余少時讀尚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墀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



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  
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  
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  
奚疑方寸湏存不可欺莫問  
天高鬼神惡直湏先要自家  
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

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  
用發志意市無鬻者常以為  
恨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  
守溫郡溫郡廼先生所居之  
鄉也余於先生玄孫孟處求  
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註



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  
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  
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  
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  
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  
王宜嘉補其缺略更加圈點

而欲重為刊刻越數月值

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為  
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  
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  
何濬子方選除温州府學教  
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



曰敢不如命温州又得監察  
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為郡  
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  
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  
少保黃先生既為首序子方  
又請余而為後序夫日月之

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  
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  
之文也吟咏為詩歌發言為  
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  
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  
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真



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  
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  
身賢科持已廉潔為郡數年  
教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  
之可為矣乃專用力於斯文  
其出於尋常者萬萬矣又得

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  
徐君參婁君昕福建柳君廣  
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

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

行在刑部右侍郎前温州府



守廣昌何文淵序









